

世纪劫难

国际大参考

世界著名惨案与将帅

□于川信 □冯勇智 /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国际大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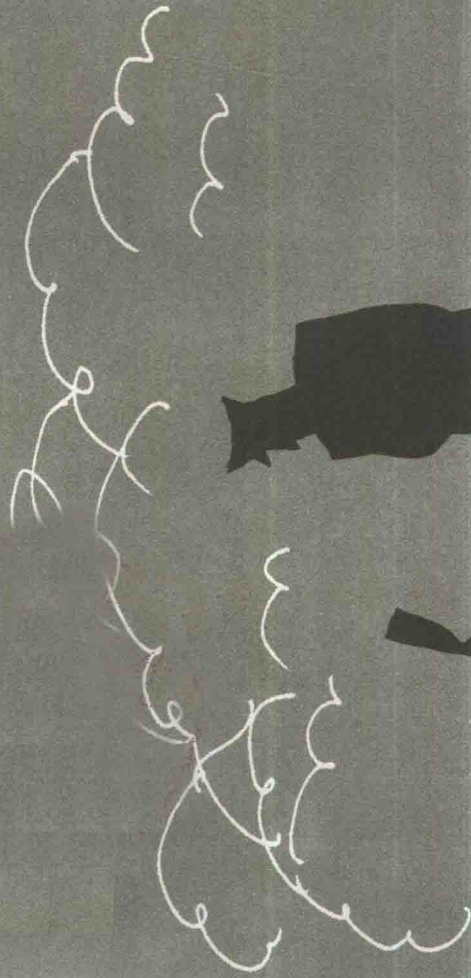
世纪劫难

世界著名惨案与将帅

■ 于川信 ■ 冯勇智 / 编著

SHIJI JIENAN

SHIJI ZHUMING CANAN YU JIANGSHU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劫难:世界著名惨案与将帅/于川信 冯勇智编著.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4

ISBN 7-205-04430-8

I. 世… II. ①于… ②冯… III. ①惨案—史料—世界
②军事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715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422 千字 印张:12¼ 插页:2

印数:1—6,000 册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放

责任校对:崔维城

封面设计:康笑宇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22.00 元

前言

无论时光如何飞逝，无论历史如何演进，云海翻涌的 20 世纪，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交替的世纪，也是人类经历了历史性浩劫的世纪。当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 21 世纪的今天，人们仍难以忘记一些举世瞩目的人和一些震撼世界的事。因为是他们有人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是他们有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同样是他们有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更是他们有人演义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今天，我们将历史的长镜头聚焦在他们身上，让读者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些让世界为之震惊的人，也是这套丛书的主人公“将帅”。

“将帅”，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绚丽多彩的字眼，古往今来，令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倾慕。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人们漫游在“将帅”这个神奇的世界里，脑海中似乎会立刻浮现出令人难以羁绊的遐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胜利归来的凯旋门前，在庄严的检阅台上，仿佛一位将军身着由金色丝线点缀的笔挺而耀眼的帅服，头戴银灰色钢盔，胸前佩戴着在记者的白炽灯下闪闪发光的七彩勋章，腰间斜挎一支镶嵌宝石的微型手枪，脚蹬过膝马靴，手持高倍望远镜站在迷彩色的轻型越野指挥车上，正在向欢呼的人们招手示意……多么神奇，多么荣耀，多么具有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然而，当我们睁开慧眼，透过笼罩在“将帅”头上的七彩光环；又当我们挥起巨手拨开“将帅”周围的层层云雾；再当我们启开理智的闸门去过滤“将帅”的历程，您仿佛又进入了另一个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奇妙世界。这里有永恒的星辰，也有稍纵即逝的流星；有惊世之举，也有深陷泥潭；有金碧辉煌，也有阴暗丑恶；有人类欢乐，也有人间悲哀；有留芳千古，也有遗臭万年。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令人回味无穷的展尽“将帅”多面人生的七彩世界。

《战争背后》，这是一个充满无穷魅力的世界，他不知让多少人为之倾倒，不知让多少人扑朔迷离，更不知让多少人为之惊心动魄。它将一幅幅

绚丽多姿、群星灿烂的画面展现于读者。当您漫步这鲜为人知的世界著名军学校里，您一定会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当您看到从他们中间走来的并令世界瞩目的著名将领，您一时将无法羁绊您那飞跃的思维，仿佛您也戴满了耀眼的勋章，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中走来。

《惊世之举》，这里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世界，这里是一个充满血腥的世界；这里有善与恶的较量，这里有红与黑的争辩；这里有生与死的抗争，这里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他们导演了这个世界，也是他们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硝烟。

《世纪劫难》，这里写满了人间的丑恶，这里写满了人间的悲哀；这里有生的呼唤，这里有血的诉说；这里有难述的哀鸣，这里有江河的哭泣；这里让山河欲碎，这里让世界震撼；是他们留下了罪恶的轨迹，也是他们制造了人间的劫难。

《辉煌与永恒》，从法德凡尔登战役到英德阿拉曼战役，从苏德莫斯科会战到中美上甘岭战役，从大不列颠空战到中途岛海战，历史的镜头跨越时空，将这一幅幅恢弘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茫茫宇宙，星海银河，交相辉映。这一循环往复而永恒的主题将人类无情地“抛入”了一个光明与黑暗争斗的世界，仿佛“上帝”在导演这个充满生灵的世界，把正义与邪恶、生与死写满人间，当这套丛书以独特的视角将——为您揭开这一主宰人类“上帝”的秘密，您对人生的感悟又将是什么呢？

作 者

1998 年 12 月于西山

目 录

前 言

魂断欧罗巴 (1)

- 灭绝人性的“最后解决”(1)
- 惨绝人寰的杀人工厂 (4)
- “屠犹”碌碡滚向各方 (6)
- 屠场血证 (8)
- 写尽人间悲剧的奥斯威辛 (9)
- 恶魔般的残忍 (14)
- 悲惨的“文明”(18)
- “美化运动”下的罪恶 (33)
- “华沙”露天屠杀场 (38)
- 罪恶的下场 (42)

发生在“非洲屋脊”的暴行 (45)

- 伸向“屋脊”的魔爪 (46)
- 独裁魔王墨索里尼 (48)
- 疯狂大“毒”杀 (52)
- 血腥的“高压统治”(56)

血洗皖南 千古奇冤 (60)

- 反共密令 (60)
- 与日军里应外合 (62)
- 犹豫不决错失良机 (63)
- 善良的代价 (65)
- 殊死血战 (68)
- 叶挺打响突围第一炮 (70)
- 蒋介石终得日本人的表扬 (71)

洞庭湖边的罪恶 (74)

- 厂窖被围 (75)
- 软弱的“国军” (76)
- 空前的暴行 (77)
- 衣冠禽兽 (79)
- 人民不可侮 (81)

三十万生灵的呜咽 (84)

- 历史在诉说 (84)
- 蒋介石下令让城池 (85)
- 血流成河的南京城 (87)
- 屠杀是为了取乐 (90)
- 栖霞山的诉说 (94)
- “安全区”并不安全 (96)
- 法西斯的骗局 (100)
- 灭绝人性的野兽 (103)
- 贪婪的本性 (111)
- 南京城一片瓦砾 (116)
- 生灵的尸骨在控诉 (120)

东方罹难 (124)

- 侵吞梦由来已久 (124)
- 野蛮的大屠杀 (126)
- 步步进逼 (127)
- 不顾人民死与活 (129)
- 济南城血流成河 (131)
- 侵略者的御用走狗 (136)
- 触目惊心 (137)
- 蒋介石卖国的继续 (138)
- 东北山河变色 (141)
- 华北危在旦夕 (142)
- 寻找扶持傀儡 (146)
- 狂妄至极 (147)
- 沸腾的宛平城 (148)
- 惨绝人寰 (151)

并非个人的悲剧 (164)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65)
- 大难临头 (166)
- 厄运终于降临 (170)
- 必须拒绝的阴谋 (174)
- 正义终于战胜了谎言 (176)

三十年代苏联红军大清洗 (181)

- 斯莫尔尼宫的枪声 (182)
- 真正的幕后操纵者 (183)
- 统帅斯大林 (186)
- 斯大林与基洛夫 (188)
- 永远的谜 (192)
- “基洛夫急流”揭开大清洗的序幕 (195)
- “旧账新算” (196)

- “基洛夫法”下的匆忙审判 (198)
- “克里姆林宫疯子”炮制的“官方报告” (200)
- “红色拿破仑” (202)
- 毒辣离间计 (205)
- “地窖实验室” (206)
- 所谓的“军人小组” (208)
- 与斯大林的冲突 (211)
- “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214)
- 达摩克利斯之剑 (215)
- 虚构的“平行的军事中心” (216)
- 所谓的“军内反对派集团” (221)
- 群龙无首 (222)
- 无情的回报 (224)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228)

- 反奉斗争与八国《最后通牒》 (228)
- 和平请愿 (230)
-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233)
- 诸君已死复何言，遗志未终我辈肩 (236)
- 烈士的鲜血谱出北伐的前奏 (239)

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 (241)

- 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242)
- “五·二〇”惨案 (244)
- “五·三〇”大逮捕 (247)
- 营救工作和监狱内外的斗争 (250)
- “五·一八”血案 (252)
- 北平“五·二〇” (254)
- 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 (257)
- 天津“五·二〇”惨案 (262)

春城暴行 (265)

- 内战狼烟又起 (265)
- 联大反战声浓 (266)
- “一二·一”惨绝人寰 (269)
- 吹响前进的号角 (270)
- 热血青年泪洒“一二·九” (273)

“秘密报告”里的政治局冤案 (277)

-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277)
- “秘密报告”的出笼经过 (278)
- 赫鲁晓夫哪来的勇气 (282)
- 政治局里的温和派 (285)
- 制造“平行的布哈林中心” (287)
- “口供，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 (288)
- “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 (289)
- 老布尔什维克的悲惨命运 (291)
- “秘密报告”的其他故事 (292)
- 苏联国内的反响 (294)
- 国际社会的反响 (296)

血染汉江 (299)

- 迟到的审判 (300)
- 陆军士官学校里的神秘“一心会” (302)
- 青年英雄卢泰愚 (304)
- 高木正雄的“军事革命”与“复兴革命” (310)
- 青瓦台“四驾马车” (315)
- 金载圭铤而走险 (319)
- 朴正熙血溅宫井洞 (322)
- 全斗焕闪亮登场 (324)
- “双十二肃军政变” (326)
- 光州血案 (328)

-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334)
- 卢泰愚东窗事发 (339)
- 全斗焕身陷囹圄 (344)

人间仙境的滔天罪行 (347)

- 800 壮士蒙难七星岩 (348)
- 白骨洞的由来 (350)
- 村废人绝的马埕江村 (350)
- 血泪岩的血泪仇 (351)
- 聚田村的不幸中的大幸 (352)

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353)

- 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354)
- 食人魔窟 (357)
- 令人发指的活人试验 (360)

武士道精神下的悲哀 (365)

- 令世人惊讶的悲哀 (366)
- 伤兵集体自杀 (367)
- 宁可被汽油烧死 (368)
- 集体自杀 (369)
- 恪守武士道精神的大将 (371)
- 架机殉难 (374)
- 把整个日本民族变成敢死队 (376)
- 全军特攻计划 (377)
- 大批将帅引咎自裁 (379)
- 唯天皇之命是从 (382)

魂断欧罗巴

在纳粹元首的指挥下，法西斯的罪恶写满了欧罗巴，六百万犹太人魂断法西斯的铁蹄下。善性的武装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道丑恶的创痕，然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德国纳粹陆军元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德意志第三帝国终于寿终正寝。

灭绝人性的“最后解决”

在纳粹德国对人类犯下的全部罪行中，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希特勒那个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了。

希特勒最早提到“最后解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39年1月30日。他在国会讲话时说：“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结果将是……整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全被消灭。”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数百万苏联犹太人的厄运就此开始了。

1941年3月初，希特勒向约德尔口授对苏作战方针，首次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叫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德里希·希姆莱去东方负责灭绝犹太人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工作。

希特勒要求武装部队“消灭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首领和政治委员”，尽可能在部队挺进的作战地区内就地消灭。希特勒给“屠犹”披上了一层

面纱，从字面看，希特勒的作战命令，并没有把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列为大屠杀对象。但是，按照纳粹党的逻辑，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是犹太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已。希特勒起初下令杀害的是犹太人中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首领”，接着他把政工干部也划到屠杀的范围，而后是知识分子阶层，随后是所有公务人员，乃至游击队嫌疑分子，最后是所有的犹太人。

军方人士立即同希姆莱商谈，把奉命进行的肮脏勾当交给党卫队。当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少将向海德里希探询对在东方的合作有何设想时，海德里希答道：党卫队全国领袖将采用特别行动队。

1941年4月，海德里希召见德国中央保安局各部门负责人，也只是谈到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说这次任务是运用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手段，巩固和绥靖德占区。海德里希说：“我需要精力充沛的人，并希望我的各部门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任务。”

5月初开始，海德里希抽调了大约3000人，在易北河畔维登堡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穆尔德河畔小城迪本和巴德施米德贝格的边防警官学校先后建立了A、B、C、D四个特别行动队。

1941年6月中旬，海德里希将3000名特别行动队队员集合在迪本附近，摆出上将的架势，站在排成四方形的队伍面前，作了一次激昂有力的训话，但对行动队的特殊任务却含糊其词，只是说要去东方执行一项空前未有的艰巨任务。稍后，海德里希在一所旧宅里召见各特别行动队队长，向他们传达一项领袖命令：“东方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后备军，必须将其消灭。”这项命令把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犹太人、吉卜赛人、破坏分子和情报人员等都定为危害部队安全的人员，必须毫不犹豫地一律处死。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破苏军防线，拉开了入侵苏联的战争序幕。

海德里希的3000名特别行动队队员倾巢出动，竞相逐猎苏联的500万犹太人，死神的魔爪伸向犹太人聚居的城市。往往一个城市正在遭受围攻，特别行动队的屠刀即砍向手无寸铁的犹太平民，而犹太人对屠杀毫无精神准备。有些城市的犹太人社团误以为希特勒的士兵和1918年德皇的军队差不多，还把德国人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特别行动队每到一城市，那里的犹太平民就被死神扼住咽喉，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特别行动队将这些写进《苏联情况报告》发到海德里希处，再从他那儿把消息传递出去。《苏联情况报告》第1期标明的日期是6月23日。最后一期为53期，日期是1943年5月21日。

其中 D 队的一份情况报告：“各分队首先将小片地区变成无犹太人区。……自上次报告以来，又枪毙了 3176 名犹太人、85 名游击队员、12 名抢劫犯、122 名共产党干部，累计共达 79276 人。”

C 队第 17 号情况报告说：“奉德国中央保安局命令，在白俄罗斯所有列入计划的城市进行了消灭党政机关干部的行动。对犹太人也同样按命令采取了行动。”

C 队的另一份报告又说：“4a 特遣队已枪毙了 1107 名成年犹太人，乌克兰民团已枪毙 661 名犹太青年。截至 1941 年 9 月 6 日，4a 特遣队共消灭犹太人 11328 名。”

有一份情况报告这样说：“城里的犹太人奉命到指定的营房报到，以便清点人数和听候安置。前来报到的约 3.4 万人，包括妇女、儿童。在他们交出贵重物品与衣物之后，通通被处决，前后共花去几天时间。”

特别行动队的魔火席卷各地，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横尸沟壑，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恐怖情景更是惨不忍睹，犹太人的队伍日见稀疏。从 1941 年末到 1942 年初，特别行动队在一个冬季里屠杀犹太人的数字为：A 队——24.9 万人；B 队——4.5 万人；C 队——9.5 万人；D 队——9.2 万人。

随后，接踵而至的是由党卫队指挥的另一批“屠犹”刽子手。他们就是希姆莱任命的驻苏首席代表，希姆莱奉命负责东方新占领区的警察保安事务之前，任命了一批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头目为他的驻苏首席代表，他们手下各有一个风纪警察团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一样，他们接受了“屠犹”的任务。他们存心要在“屠犹”方面比特别行动队干得更加“出色”。他们吸收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乌克兰的自愿效力分子以加强“灭绝”部队，进一步扩大消灭犹太人的数字。

希姆莱手下这支“灭绝”部队在德苏战争的头几个月内究竟杀了多少犹太人，已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了。但有案可查的是，从 1941 年夏天到 1942 年春天，被杀害的犹太人已达 50 万。

在 1942 年 2 月和 3 月中，党卫队兼警察高级头目耶克尔恩率先发动旨在消灭犹太人和游击队的“沼地热行动”。以此为样板，先后开展了“收获节行动”、“汉堡行动”、“阿尔托纳行动”、“纽伦堡行动”等，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灭绝犹太民族。仅“沼地热行动”，就杀死游击队员 389 名，犹太人 8350 名。

希姆莱得意扬扬地宣布，“最后解决”执行者在俄国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在德国人到达时来不及逃走的 250 万俄国犹太人中，就有 90 万被消灭。

惨绝人寰的杀人工厂

德军侵占波兰后，230万犹太人沦于纳粹铁蹄之下。在18天的战斗中，有3万多波兰犹太人牺牲在战场。随着波兰军队的全线溃败，德军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开始了迫害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在最初的4个月里，至少有25万犹太人被占领军、党卫队以及当地反犹分子所杀害。有5万多犹太人被送到德国去强迫劳动，波兰各城市设立了犹太人区。华沙犹太人被敲诈去200多万美元，作为不设立犹太人区的代价，但最后华沙还是设立了犹太人区。活着的波兰犹太人被迫迁移到海德里希划定的犹太人隔离区，在兵工厂、街头、田野服劳役。这些隔离区逐渐演变为死亡等候处。

波兰占领区总督汉斯·弗兰克直言不讳地告诉部属：“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消灭遇到的犹太人。”“对这些犹太人，可以用某种能够收到灭绝效果的办法，而且要考虑……大规模措施。”

1942年初，希姆莱询问党卫队医师恩斯特·格拉维茨博士：有什么办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消灭几百万波兰犹太人，这位医学博士当即推荐了赋闲在家的刑事高级专家克里斯蒂安·维尔特。维尔特曾使用一氧化碳杀害受难者，既快捷又无声息。希姆莱随即召见维尔特，指示他去波兰继续干他的“本行”。不久，维尔特跑到波兰，向卢布林党卫队兼警察头目奥迪洛·格洛布斯尼克报到，后者奉希姆莱之命负责灭绝波兰犹太人的“赖因哈德行动”。

1941年12月，这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座杀人工厂，并用3辆毒气车开始了灭绝犹太种族的罪行。

对毒气车，维尔特不屑一顾。在这位毒气专家看来，这不过是一堆拙劣的玩意儿。他另行设计了一种固定的毒气室，伪装成“蒸气浴室”，将柴油发动机排出的毒气从管道里打进去。

1942年3月17日，维尔特设计的第一所死亡工厂在卢布林—伦堡铁路线旁的贝乌泽茨灭绝营“开工”了。这所死亡工厂设有6间毒气室，每天最多可杀害1.5万人。

据目击者记述，毒气室看上去像浴室，四周栽有天竺葵，左右各有3间高1.9米、长宽各5米的房间，装有汽车间式的木门，门外有小阶梯，后壁开有一扇扇木门。房间的天花板上饰有六角星。

毒气室还配以棚房、点名场和铁丝网。

沿布格河附近一带，一所又一所死亡工厂在平地上建立起来。1942年4月，索比布尔灭绝营开工，每天最多可杀2万人。3个月后，位于华沙东北120公里处的特雷布林卡营又建立起来了。它是维尔特设计的最大一座杀人工厂，设有13间毒气室，每天可杀2.5万人。最后一处是附设在卢布林集中营（战后称马伊达内克）里的毒气室。

1942年8月，艾希曼的副手罗尔夫·京特，以及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库特·格施泰因莅临贝乌泽茨灭绝营，从柏林前来“检验”维尔特的灭绝方法。格施泰因记下了这一过程：

“火车到了，车门打开，200名乌克兰人被皮鞭从车上赶下来，扩音器一遍遍发出下述指令：脱光衣裤，摘掉假手假脚、眼镜等等。接着替妇女剪发，往往是几剪刀就把头发剪光。然后，队伍缓缓地沿着林荫道往前移动，一个个光着身子，犹豫不决地走进毒气室。多数人一言不发。一个40岁左右的犹太女人眼里冒着怒火，大声叫嚷‘凶手们要在这里杀人了！’皮鞭便劈头盖脑朝她抽来，抽了五六鞭子，然后也被推进了毒气室。几个房间里塞满了人。尽量塞满，这是维尔特的命令。男男女女挨个儿紧贴站着……现在我终于也懂得了，为什么人们管整个装置叫赫肯霍尔特发明。赫肯霍尔特是柴油发动机司机，是这套装置的制造者。他利用柴油机排出的毒气将人杀死。”

就在发动机刚要开动时，维尔特遇到了叫他难堪的事：发动机不响了。格施泰因掏出一只表，计算着时间。“维尔特来了，”格施泰因写道，“可以看出他十分难堪，因为偏偏我今天来到这里就出了岔子。我看着手表咔嚓咔嚓走着。50分钟过去了，柴油机还是发动不起来！毒气室里的人等着，可以听得到他们的哭声、抽泣声……维尔特挥起鞭子，朝给赫肯霍尔特开柴油机的乌克兰人，劈脸抽了十二三鞭。过了2小时49分钟，柴油机发动了……又过了25分钟。透过一房屋小窗，掀亮电灯，可以看到室内的情况，许多人死了。过了28分钟，还有几个活着。最后过了32分钟，全都死了。死人像石柱似的一个个紧挨着挺立着。”

说死亡营是灭绝场，并不确切。犹太人灭绝场，系指在 frontline 地域，党卫队行动队在德军配合下，将大批犹太人杀害在随处都可以设立的、临时安排的屠杀场。

1941年底至1942年初，在波兰建立专门的死亡营之前，党卫队的特别行动队在德军支持下，将约100万犹太妇女、男人、儿童杀死在靠近前线的伪装的反坦克沟和防御壕前，手段极其惨毒。男女尸体混杂，横七竖八，姿态各异，在尸体挖出之前，要辨认任何一具尸体的轮廓是不可能

的。

“屠犹”碌碌滚向各方

在西欧犹太人中，荷兰犹太人的命运最为悲惨，被杀害的犹太人占战前犹太居民总数的 80%，历经劫难到 1946 年，15 万荷兰犹太人最后只剩下 3 万。

荷兰这个低地国家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德军将其作为入侵英国的出发地。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入侵那天（1940 年 5 月 10 日）曾保证说，德国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意侵犯荷兰王国的领土完整。半个月后，希特勒任命的德国驻荷兰专员赛斯英夸特也作了保证，说荷兰获准设一个文职人员的政府，而不是军政府，因为荷兰和德国两国人民之间存有血缘关系，又说鉴于荷兰的地理位置，必须把领土置于德国人的控制之下。

赛斯英夸特原来不过是维也纳的一个普通的律师，自 1931 年起就与奥地利纳粹党挂上了钩。1938 年 2 月 12 日，凭借希特勒强加给奥地利政府的附加条件，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一下子当上了内政部长，掌管全国的警察和保安事务。过了一个月，他又登上了总理位子。3 月 1 日，通过施加压力他使奥地利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奥地利应成为德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宁可引退也不愿签署这项法令，赛斯英夸特便取而代之。3 月 15 日，他的头衔变为奥地利总督。同一天，他又被授予党卫队将军的职衔。

赛斯英夸特在荷兰走马上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犹太人的任用、就业、经济来源、个人财产，乃至迁徙、居住无不加以限制，还强迫犹太人进行登记，强迫犹太人迁入隔离区，逼迫犹太人佩戴黄色六角星章，最后，不问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把荷兰犹太人整批整批地押送出境。从 1940 年 7 月开始，艾希曼出动装牲口的货车把他们运走。一列又一列死亡列车滚滚东去，犹太人在无水、无粮的情况下长途跋涉，很多人死在途中。15 万荷兰犹太人中有 12 万被押送出境，前往波兰境内的纳粹死亡营，其中只有 6000 人幸免于难。

接着“屠犹”的厄运就轮到了丹麦、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犹太人身上。1940 年 4 月至 6 月，这些西欧国家的犹太人，包括好几万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全落入了党卫队的魔掌。于是，艾希曼手下的“屠犹”干将纷纷南下，“最后解决”这几个国家的 50 万犹太人。

德军侵入丹麦后，起初没有以自己的行政机构取代原来的丹麦政府，